

南方人

让·雷诺阿著

麦叶 译

言丰 校

南 方 人

〔法〕让·雷诺阿 著

麦 叶 译
言 丰 校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The Southerner

by Jean Renoir

Best Film Plays 1945 .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南 方 人

統一書號：10061·261

中国電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含藏寺12號)

開本 87×1032毫米 $\frac{1}{32}$ • 印張 $3\frac{5}{16}$ • 字數：57,000

1963年5月第1版 196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册 定價：0.35元

財經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編者說明

法国现实主义电影导演让·雷诺阿的《幻想的破灭》，作为三十年代后期他在自己祖国拍摄的一部重要作品，我们已将它的剧本译成了中文；与此同时，这里译出了他的另一部作品《南方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雷诺阿侨寓美国，在好莱坞的制片条件下继续拍出了一系列影片，大都没有达到他以往的艺术水平。《南方人》是其中较好的一部。在这部影片里，也正和在《幻想的破灭》里一样，我们又一次看见这位善于提出问题的艺术家由于无力解决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从而处于自我矛盾中。

《南方人》是一部描写美国南部佃农生活的影片。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家，雷诺阿以简练的笔触描绘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为自己而不是为老板干活的迫切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两极分化的必然性，小农的风雨飘摇的经济地位和没有前途。作者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使这部影片高

出于好莱坞一般出品的水平，但是，在这些现象面前作者却是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的。个人奋斗？依靠“小人物”之间的相互同情？或者，到城里去？看来，作者自己对这一切也是并无信心的。然而，作者却还是要让主人公继续坚持个人奋斗的道路，以至不惜在婚礼场面中以田园诗式的情调来冲淡严酷的现实生活图景，这足以造成一种虚伪的乐观情绪，而且也破坏了全部影片在结构上的严整。

剧本《南方人》，对于我们研究雷诺阿在好莱坞的创作活动，是会有一定帮助的。

1963年3月

統一書號：10061•261

定 价： 0.35 元

序 幕

当影片渐显时，我们看到一本照相簿在一页页地翻过去。与此同时，我们听到没有露面的叙述者丁姆的声音。“这一张是一件小小的纪念品，是我的好朋友山姆·特克和他一家的照片。说真的，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人了。要是山姆他那顽固的脑袋里打定了主意，你就休想教他改变。这是诺娜，山姆的妻子。这是山姆的妈妈，是个寡妇。她年纪已经不轻了，可是心还像火一般热。这个哈迈不是特克家的人，他不过是这家的一个好朋友。他看上去有点羞答答的，那是因为他完全给妈妈心头的那团烈火弄得有点迷迷糊糊了。这两个是特克家最小的一辈……山姆的孩子……台茜和乔特。这是山姆的奶奶。她也不喜欢拍照。这个就是我。我是城里人。只有碰到婚丧喜庆的事才回家乡一遭。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这么珍惜这些照片。看到这些照片，就使我感到同老朋友很亲近。”（化，故事开始）。

彼得叔叔

画面上出现一片棉田，正值收摘季节。我们看到一大群摘棉工人的远景，大约有二百名左右摘棉工人分布在棉田里。他们分成一组一组地工作，通常是一家一组，每个人顺着自己的一壠收摘。他们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同时开始的，每人一壠，但是摘得快的人自然超过别人赶到前面去了。因此过了两小时以后，他们就参差不齐地分布在四处了。

我们看到一家黑人在摘棉花；父亲，母亲，几个孩子和一个老太太。

一家墨西哥人；一对中年的墨西哥夫妇和好几个年在十四到十八岁之间的孩子在摘棉花。

我们看到一个老年的摘棉工人在摘棉花。他是一个庄严的老人，但是面色非常疲惫。

我们看到这个老人的小狗佐尼的近景，它躺在地上，看着它的主人干活，镜头切入到这个老工人，他显然疲劳过度，身体有病。他停止摘棉花，放下盛棉花的袋子，吃力地直起腰来。他抬手摸前额，无意中碰掉了他的帽子。最后，他决定招呼近旁一壠的邻人。

摘棉老工人：山姆……

我们接着看到的是摘棉老工人和山姆、诺娜以及其他摘棉工人。在前景中的那个老人显得越来越支撑不住

了。在后景中，有个工人听见老人的叫唤，直起腰来。接着一个年轻妇女也直起腰来向这边看。这就是山姆·特克和他的妻子诺娜。山姆的年纪约摸在二十八到三十岁之间。他是个高个子，体格强壮，双手粗大，很能干活。他的脸色黝黑，这是张一年四季常在露天干活的人的脸。诺娜是个年约二十五岁的少妇，容貌秀丽，精力充沛，处处显出是个做事勤快，管起家来很有主意的女人。

老工人：（痛苦地）山姆……

山姆看了他一眼后，马上穿过棉田，过来照顾他。诺娜和其他几个摘棉工人依然望着老人。

山姆：（担心地）怎么回事，彼得叔叔？

彼得叔叔：天气热得厉害……

老人凝望四周，头昏目眩，摇摇晃晃。山姆立即扶住他。就在这个时候，老人支撑不住了，瘫倒下来。山姆扶着他躺到地上。

山姆：（转过头来）诺娜……（山姆让老人平躺在棉田里，诺娜走近。）就这样，躺着别动。我去给你弄点水喝。

彼得叔叔：（手指颤巍巍地摸索着）我的帽子……

诺娜：（给他帽子）在这儿。

山姆从他那一壠的地上拿起一瓶水。镜头切入山姆、彼得叔叔和佐尼的中景。山姆让彼得叔叔坐起来。

小狗佐尼过来舔老人的手。老人机械地抚摸小狗。诺娜接过山姆手中的那瓶水，给彼得叔叔喝。

彼得叔叔：我的心脏有病……

山姆：你最好躺着别动，睡一会儿……你那一壠我来帮你摘完。

彼得叔叔：多谢你，山姆。

山姆：（对诺娜）现在我得把棉花送去……

诺娜：（蹲在彼得叔叔身旁）我会照顾彼得叔叔的……

山姆回到自己那一壠棉田里，拿起他的满满一袋棉花走去。我们跟着看到了监工的和几个摘棉工人。监工的把一袋棉花过磅后，就在工人给他的一张登记表上记下一个数字。山姆在背景出现。接着是山姆和其他摘棉工人的近景，他们排成一行，等待棉花过磅。

一个工人：（对山姆）棉花摘完后，你上哪儿去？

山姆：我想多半留在这里，弄个开拖拉机的工作。你上哪儿？

工人：我呀，我想上北方去。

那个工人把过了磅的一袋棉花倒在一辆卡车上，卡车便开走了。

接着我们看到山姆带着空袋回到地里。诺娜从彼得叔叔身旁站起来，后者和佐尼都被棉株遮住，我们没有看见。

山姆：他好些吗，亲爱的？

诺娜：山姆——他不行了。

山姆放下空袋，走到彼得叔叔跟前。接着我们看到他和诺娜在彼得叔叔身边蹲下。后者看上去实在病得很重。他的手软弱无力地抚摸着佐尼。

彼得叔叔：（声音微弱）别干这个活……别给人家干活——要给自己干……自己种庄稼。

山姆和彼得叔叔的镜头。山姆想再给他喝点水。

山姆：再要喝点水吗，彼得叔叔？

但是老人连喝水的力气也没有了。他用微弱得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重复着他的劝告。

彼得叔叔：自己种庄稼。

他的头倒在山姆的身上，山姆把他的头扶起来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诺娜的近景，她睁大眼睛，露出害怕的神情。

诺娜：哦，我的天！彼得叔叔……彼得叔叔。

我们开始听到佐尼的哀鸣声。我们看到山姆、诺娜、彼得叔叔和佐尼的近景。山姆把彼得叔叔放在地上。山姆的动作和从旁帮助他的诺娜，把彼得叔叔的脸遮住了，但是他的身体的僵硬状态，使我们明白他已经死了。

佐尼近景，它伏在老主人的手边——它的哀鸣已变成悲伤的号叫。渐隐。

彼得叔叔的葬礼

渐显，一个十字架的近景。这个十字架是用手工粗糙地制成的——无疑是出诸山姆之手。我们看到山姆的手举起一块大石头，敲打十字架，要把它插入土里去。十字架上有几个手写的字：“彼得·特克之墓”。接着我们看到佐尼的近景。这只小狗在十字架脚下哀鸣。从动作和石块发出的声音，使我们知道山姆还在敲打十字架，把它插入土里。

中景，我们看到山姆，诺娜和一些邻居在后景中。山姆把十字架钉入了土中，扔掉石块。

诺娜：可怜的彼得叔叔……

山姆：是啊，可怜的老人……

诺娜：我希望我们能给他立一块石碑……

山姆：石碑是有钱人的玩意儿——来吧，佐尼。乔特……

我们看到山姆、诺娜、奶奶、台茜、乔特和住在帐篷里的人们。彼得叔叔的十字架树立在墓地的一个孤零零的角落里。在后景中，我们只看到四五个非常粗糙的木制十字架，那些十字架的后面就是田野。我们还看到一辆骡车。诺娜把一小束花放在十字架下面。接着他们都走了。跟着山姆和诺娜一起走的有一个老太太（我们不久就知道她便是奶奶），台茜和乔特（特克家的小女

孩和男孩)。他们走在一起，一望而知是一家人。山姆又折回来，把仍留在主人墓旁的佐尼抱了起来。

镜头化入特克一家和一些住帐篷的人们的中景。他们沿着开遍野花的田间小径，徒步回到帐篷去。骡子拉着的大车越过了他们，老人的棺材无疑是由这辆大车拉来的。

乔特：爸爸，我的脚痛。

乔特是个小男孩，身体瘦弱，面有病容——约摸四岁。山姆把佐尼交给诺娜，抱起乔特。这个动作使他们停下来一会，这样，台茜就有机会看到了田里吸引着她的东西。

台茜：噯——瞧野葡萄……

她向野葡萄奔去。台茜的近景，使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她是个大约六岁半的小女孩。

台茜：老奶奶——老奶奶——瞧野葡萄。你不想要些好吃的野葡萄吗，老奶奶？

我们看到老奶奶近景。她年事已高，身体还健旺，但是带着一种事事看不顺眼的神情。

老奶奶：谢谢，我可不要！你也快给我出来，别待在葡萄藤里。我可不想送给毒蛇咬——我的脚趾已经坏了一个，就是给这种可恶的东西害的。

台茜：（近景，在吃葡萄）唔——唔……

老奶奶（近景）看着台茜，眼睛里闪现出贪馋的神

色。接着我们看到一家人的移动镜头。在前景中，山姆抱着乔特，诺娜抱着佐尼。他们又开始走，不去注意台茜和老奶奶。在背景中，老奶奶也跟着台茜去摘葡萄。参加葬礼的人们继续在路上走过。

老奶奶：台茜，别贪心。留一些给后来的人。

台茜：我还以为你怕蛇呢。

老奶奶：（贪婪地吃着）我是怕蛇。可是不见得我就非得饿死不行，是吗？

山姆、乔特、诺娜、佐尼继续前进。

诺娜：彼得叔叔老是对我们说，一个人呀，总得给自己干活，可是他自己干吗不种庄稼——他自己干吗从来不试一试呢？

山姆：那是因为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自从维蒂婶婶去世以后——那时候我还没有生呢。你知道，亲爱的，一个人要是没有亲人，干活就没有意思，他就会过一天算一天了。你要给自己干活，就得不怕苦，得拿出劲来。话得说回来，你给大农场干活，钱可能挣得不多，完了工资总能看到手，哪怕收成不好。自己种庄稼的人——要是他的庄稼毁了——那他就只有勒紧裤带，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啦。不过我还是这么想，一辈子拼死拼活的卖命，只挣六毛钱一天，那太傻了……你知道靠河边的叫圣·彼得罗的那块小地方吗？

诺娜：（一边转过身去看台茜在干什么）是啊，我知道

在哪儿……我可从来没有见过。

山姆：嗯，那块地也是我们老板的。贩卖部的里基告诉我，那块地出租。它闲着有三年了，按理说，该像河泥一样肥。在从前，科林斯老头儿在那块地上的收成一向是这县里最好的。

诺娜：要是闲了这么久了，把它开出来得花整整一年的工夫。

镜头切入到老奶奶和台茜。老奶奶在贪婪地吃着野葡萄。她把台茜推开，好一人独吞。可是台茜从她背后拿出一条小死蛇，把蛇在老奶奶眼前摇晃——老奶奶惊退。台茜马上抢了她的地位，开始吃葡萄。

老奶奶：唷！……诺娜……诺娜……你快过来呀！给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坏蛋好好地打一顿屁股，你不来，我就自己动手了！救命呀……救命呀……诺娜！

诺娜走来帮老奶奶，向台茜叫嚷。

诺娜：放规矩点儿，小妹。你别总逗老奶奶。

在后景中，我们看到台茜扔掉死蛇，老大不情愿地离开葡萄，走到前景中山姆和诺娜那儿。老奶奶最后摘了几颗葡萄，也开始向大伙儿走去。

山姆：我想，我可以向赫维特老头借骡子使——他现在很少使骡子了。我把收成分一点给他。种子和肥料嘛，准保可以同哈迈商量……爸爸的那把犁还放在妈妈家的后院里——自从爸爸去世以后，一直没有使它，现

在都成了鸡架子了……我要把这事跟老板去谈谈！……

诺娜：（抬头向他微笑）谈谈总没有坏处的。

山姆：可不是。不管是谈谈也罢，干活也罢，对人
都不会有什么坏处的。老板这人，终究是好人……我跟他
搞得满好的。

诺娜：（催促落在后面的人）乔特……小妹……奶奶
……快来呀。

镜头化入老板勒斯顿的办公室，山姆的拜访已快结束。

勒斯顿：我是不成问题的，特克，我对那块地没有
兴趣……跟我别的地产距离太远了。不过你得记住这一点……
要是我对你的工作情况不满意，我可以随时取消
这个合同。

山姆：那没有问题，老板。

勒斯顿：我很喜欢你，特克……你是个干活卖力的
好工人。要不然，我就不会跟你把话说在前头。现在我
再跟你说一遍……要是你给大农场干活，也许发不了财，
可工资总能到手，哪怕收成不好。可是，一个人种自己
的小小一块地……要是收成毁了，那就什么也捞不到。
（看到山姆主意已定）那末好吧，我看你已经拿定了主意。
你有办法搬家吗？

山姆：有办法，老板，卡里洛说，我可以借他的卡
车。

勒斯顿：好吧……祝你好运气，特克。

山姆：谢谢，先生。

搬 家

帐篷远景。工人和他们的家眷准备离开帐篷到别处去。他们把一些家用器具堆到破旧的汽车上。也有些人把各种各样的东西塞在旧的孩童车里。还有一些人把东西装在粗麻布袋里。一辆非常破旧的卡车驶过帐篷中间，扬起一阵尘土。

山姆、诺娜、台茜、乔特、佐尼的近景。山姆在驾驶这辆行驶着的卡车。诺娜膝上和孩子们怀中尽是大包小包和瓶瓶罐罐，一望而知，特克一家也在迁移。

老奶奶坐在放在卡车尾部的她的摇椅上。她的四周是拆卸下来的床架子、褥垫、一张桌子——他们家的一些破烂家具。风老吹着她，她的表情非常不满。在整个乡村景色中，她的奇怪模样显得很突出。

卡车驶出了帐篷，开上了公路，接着就是山姆、诺娜、台茜、乔特、佐尼的近景。

诺娜：山姆，你什么时候得去还卡车？

山姆：明天早上去还就行——奥立维拉要到明天晚上才走。

诺娜：那就太好了，亲爱的——我们有一整天时间可以搬家安顿。奥立维拉一家子打算上哪儿去？